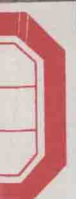




野性的战争

帕金斯·阿夫顿·邦兹 著

刘红焰 任承科 译



野 性 的 战 争

〔美〕帕金夫
刘红焰 任承科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一场天灾，使性变态的少妇终于得到满足，攫取了萨姆的童贞，却从而毁灭了这个博学英俊的天之骄子的锦绣前程。

美貌、性感的罗克娜娜向其妹夫献出了31岁的老处女的贞洁，草丛上的血迹向您证明“性开放”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正常的人性心理。

名门闺秀、国色天香的安赫利纳沦落为匪帮的泄欲器。夺取安赫利纳贞洁的恩里克又把莫利等无辜的女孩子当做泄欲器，却把自己青梅竹马的情人送给部下们任意蹂躏……

野性？人性？

这场“野性的战争”将告诉你答案。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千古中外的至理——可正义的华装曾泯灭了多少良知；邪恶的表皮内又蕴藏着真善美的天性。唯有两重性的全面的刻画才能使作品具有真实的效果，也唯有真实的作品才可能获得永恒。

传统道德与原始力量的搏击孰胜孰负，请读者在作品中各自寻找自己的答案吧。

主 要 人 物 表

罗克姗娜·范·布伦——女主人公，《华盛顿邮报》特邀记者，落基山侦探所雇员。在前线时成为其妹罗恩娜的未婚夫萨姆的情妇，后与萨姆结为正式夫妻。

萨姆·布兰迪——男主人公，原西点军校高材生。因一时的性冲动断送了美好前程，流落为西部牛仔，后又与罗克姗娜结下不解之缘。

奥古斯塔斯·范·布伦——罗克姗娜之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奥德丽——罗克姗娜之母。

沃利·范·布伦——罗克姗娜之弟。

罗恩娜·范·布伦——罗克姗娜之妹，萨姆·布兰迪的未婚妻。

查尔斯·鲁尼——《华盛顿邮报》驻前线记者。

贝尔纳·鲁谢——侦探。

潘乔·比利亚——墨西哥叛军首领，性虐狂。

安赫利纳——西班牙贵族之女，比利亚的女俘，受尽蹂躏。

恩里克·尤基略——安赫利纳的情人，比利亚的部下，性虐狂。

孔查——妓女，比利亚匪帮的泄欲器。

莫利——摩门教少女，比利亚的女俘，恩里克等多人泄欲的机器。

托尼奥——比利亚的男俘，十三岁，安赫利纳的泄欲器。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的冲动	1
第二章	叛逆之旅	18
第三章	正负极	35
第四章	真实的骗局	54
第五章	野性终究要发泄	59
第六章	被窃的初吻	68
第七章	不该接受的理解	82
第八章	暴君 = 救世主?	98
第九章	天性	105
第十章	统帅部接受了她的	111
第十一章	危险的里程	119
第十二章	妓院洞房	129
第十三章	挣脱自我禁锢	142
第十四章	他和她都不是圣人	153
第十五章	替身——扭曲的爱	164
第十六章	为了固执的追求	175
第十七章	误入青楼	188
第十八章	堂皇进入圣殿	200
第十九章	追踪	212
第二十章	挣脱死神的拥抱	223
第二十一章	弱者也有牙齿	236

第二十二章	希望之光.....	243
第二十三章	安赫利纳——泄欲器的报复.....	255
第二十四章	死神的吻.....	261
第二十五章	原始的乐章——历史画了一个圈.....	274
作者附记.....		279

第一章 原始的冲动

范·布伦猛地将副总统打过来的球击了回去。他赢了。罗克姗娜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楼上游艺室中不断传来的击球声。她知道，每次父亲和马歇尔玩完手球，都免不了要到书房里喝上几杯白兰地的。

罗克姗娜从眼下种种情况推测，母亲还没把自己的工作问题向父亲摊牌，恰巧又赶上副总统来玩手球，这无疑将他们的父女的会面——矛盾爆发的时间推迟了一点。

范·布伦这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他显赫的名声、高贵的出身和出色的工作赢得了盛誉，他稍稍抬手举足都足以使席上的其他法官坐立不安。而在他的尊严维持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竟会由他的女儿罗克姗娜首先跳出来，站在对立面，向他发起挑战。

几年前，他曾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一位险些进入这个贵族家庭的男性的挑战，结果大获全胜。

那是萨姆·布兰迪。

他几乎是一跨进范·布伦家的大门，就引起了沃利妹妹罗恩娜的注意。他的眼睛总是蓝蓝的，无论是在他生气还是漫不经心地盯着地面的时候。他那一脸不苟言笑的表情，让人不敢贸然与他接近，但这愈发显其英俊、潇洒。这位在堪萨斯州一个中等农场长大的年轻人在范·布伦这个贵族之家里，眼睛一直盯着房前那片空地。

萨姆的父亲死于西美战争。当时他才十二岁，便负起了管理家庭农场的责任。然而，他并不想如此过一辈子，父亲的荣誉奖章对他的诱惑极大，总不断引起他的兴趣。他想终身从军。他时常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把珍藏于珍贵烟盒中的父亲的荣誉奖章取出来欣赏一阵。

有一天，萨姆拿回一张《堪萨斯周报》，上面登载一则由一位州议员写的消息。母亲看后马上明白了儿子的心思，知道儿子已深为战争所吸引。战争夺走了她丈夫的性命，使她每每想起战争就不寒而栗。

消息是这样写的：

七月七日将在西点军校设考场，选拔一名军校学员。所有本区忠诚、健康的男性青年都有资格报名参加考试。

打这一天起，萨姆在每天完成经营农场的事务工作之后，便埋头伏案学习。他拼命地学，抓紧一切时间学，所以也经常感到头疼。到了夜里，当他学完了一天的课程，把课本放在一边，马上又拿出肯特和布莱克斯所著的逻辑学，他还想学习一些基本法律知识。

他参加了在托皮卡进行的考试。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经过几个月的拼命苦读，笔试成绩进入前三名。进行口试时，他又以浑厚、纯正，无口吃的嗓音赢得主考教师的青睐。最后，他以自己的果断敏捷和十足的自信压倒了那两位竞争对手，被主考教师选中。

萨姆远远不止是想在军校公费接受一流教育，对他这个一年级新生来说，西点神秘的炼丹术更使他好奇。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责任、荣誉、国家”的信条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他的思想与行为，约束着他，使得他成了一名恪守纪律

的军官。军校的学习很有规律，一成不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是讨厌透顶。他步枪射击和军事地形测量两门学业成绩优秀，但受中西部口音的影响，法语学得一塌糊涂。

也许正是因为他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同异常美丽的漂亮的年轻姑娘罗恩娜所因袭的习惯不相一致。罗恩娜见惯了那些对她本人，对她母亲，对她姐姐、亲戚乃至是在场的保姆都毕恭毕敬的造访者，他们一到范·布伦家的客厅就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罗恩娜不仅注意到萨姆在这一点上与他们不同，还注意到他那一头零乱如焦糖的卷发也很缺乏社会风度。那么，如果真要是罗恩娜对这位军官流露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兴趣，奥古斯塔斯·范·布伦夫人都会对她提出这一点，而只要罗恩娜的父亲稍微抬抬一边的拱形眼眉，那些成年男子就会知趣地退走的。

所以，那年感恩节在家中聚会时，十八岁的罗恩娜弹钢琴弹得尤其好，笑起来也极是动人，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兴致都高。然而，罗恩娜一次也没有抬头看她所喜欢的那位坐在客人们中间的萨姆·布兰迪，哪怕是稍稍一瞥。但是，她也丝毫没有怠慢客人中这位社会地位最低的军官。她知道，善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特征。基于这一点，这位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对来访的客人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从不多看谁一眼或少看谁一眼。

说到萨姆，他是十分自信的，以前他就料到，命中注定他要和军人生涯结缘，结果，不出所料。现在，他又十分确信这位一头金发的美丽姑娘爱上了他，而他是个十分有忍耐精神的年轻人，他想拖过感恩节，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再次接受沃利之邀，来此作客。

萨姆坐在客厅里，欣赏着坐在装饰着许多圣诞花环的钢琴旁弹唱圣歌的罗恩娜。她的声音动听极了，他好象觉得自己快要喘不上气来了似的。看到煤气灯光照在她白似雪花的胳膊上，他脸颊一阵滚烫。

他爱上了罗恩娜。晚间，躺在客房中的大床上，眼前总是闪现出可爱的罗恩娜。端庄、聪慧、高雅、善良。她那优美动人的歌声留在了他的脑中，久久不散，她那白嫩的脖颈，让人一看就想伸手去摸。他想，要是把那一缕缕的金发卷到自己的手指上，该会是一番什么样的美好感觉啊！这时候他的心里已再没有容纳其他任何女人的位置了。

萨姆是个坦率人，他认为他这时应该把自己的心迹毫无保留地合盘托出。沃利这时也已看出端倪。一天早上，他在墙角堵住了正在刮脸的萨姆。“你爱上了罗恩娜，对不对？”

萨姆仍然对镜刮脸，看也不看沃利。“我要和你妹妹结婚，沃利。”

沃利盯着萨姆镜中的映象。“好哇，胆还真大！”他用标准的特迪·罗斯福口音说道。“罗恩娜知道你爱上了她了吗？不提那个了，我妹妹对男人的心理可是太了解了。就你那点心思，她肯定看得出来，也许，她还想方设法使这事向更深发展呢。这事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她是有意要和你近乎，气气英国大使馆的那个莽撞小伙哈德利。要是不这样，我反倒会感到奇怪的。”

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仔细想了想话应该如何说出才好。“我所最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和罗恩娜结婚。可要想这样，你就得见见那位令人尊敬的大法官。我父亲为他的女儿

绘制的蓝图里可没有允许她们与纯粹的军人结婚这一条。”就范·布伦大法官来说，同意他儿子选择西点军校，也无非是让他在那里接受一些专业训练而已。沃利毕业之后，也得当一名法官。嗨，谁知道到那时又会怎样呢？也许正会象范·布伦上辈的一个远房亲戚那样当上总统呢。

萨姆拿刷子在杯子里蘸了蘸。“可我并不认为，只要穿上军装就行了。”他刮着一边脸上的胡子。“我想当将军，沃利，我还想有罗恩娜陪伴着我。”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的，萨姆。”

沃利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都曾发现萨姆是有出众的军人素质，公推他为全班的头面人物，校方也年年以授予他校内可能范围内的最高军职对他进行奖励。

萨姆领导统辖他人的思想一当找到滋生的土壤，便很快膨胀起来。加上他体格健壮，目光深邃，个性突出，这些都如同磁石一般，很快把同学们吸附在他的左右。同学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己则着重在不易动感情、冷酷、坚定几个在他人看来不尽人情的方面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

还当他的同学都在为小事纠缠，认为遵从上级命令是丢人的事、离一个指挥员的要求相去甚远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他已明白，他毫无不执行命令的理由，他应该对上级的命令百分之百地服从。可是这时候，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正是因为他掌握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诀，使得他在西点军校步步高升，先是班级第一名，后又被任命为全体士官生队长。士官生队长可是叫诸人都想得到的职位，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是他们为西点军校作出的贡献最大，西点军校的历

史是由他们创立的。而萨姆就当上了士官生队长。

随着不断有些女孩子短途旅行到西点，萨姆就更加引人注目起来。而他自己呢，却比从前愈发严肃，愈发不苟言笑。沃利了解他这个人，知道他绝不会放纵自己耽于色情之中的。他还甚至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行为也更加检点。那些姑娘的种种轻佻举动丝毫没有使他动心，使他失态。但是，沃利知道，只有他的妹妹可以做到这一点。

萨姆一直拖到假期的最后一天才向罗恩娜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罗恩娜对于萨姆这时才说出他爱她，而且既没有希求的神情，也没有华丽的词藻感到生气。事情总是这么奇怪，尽管罗恩娜很喜欢萨姆，而真当萨姆表白了爱情，她又生起气来。难道他就可以不表露他对她的仰慕之情，不拜访她，不向她求爱就能得到她吗？

这一段时间，她常去客厅里弹琴，目的就是希望沃利他们在返回西点军校之前，萨姆能有机会多接触她几次吗？突然间，他出现在客厅法国门处，穿着白色军服，胳膊下夹着军帽，真是英俊潇洒极了。

她的心怦怦乱跳。她用手轻轻按着喉咙，平静地说：“晚上好，布兰迪队长。”

他按军队旧礼仪，向前伸出一条腿，对她鞠了一躬。“晚上好，范·布伦小姐。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返回部队。临走之前，有句话想和你谈谈。”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我们真心希望你能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

她从钢琴边站了起来，走到缎面青龙木沙发前，红塔夫绸裙沙沙直响。“请坐在这，我去给你端杯饮料来。能有这

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欢度圣诞实在是难得。需要加点糖吗？那么，加点奶油呢？噢，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些你都不喜欢。”

她跑走了，但是嘴的闸门并没有关上。在那一双蓝色目光的盯视下，她表面那一层稳重、镇静受到严重威胁。“请喝吧。小心点，别把你这身漂亮的军服弄脏了。”

他把茶杯托碟放在膝盖上，想想还是对她把话挑明了的好。他明白，他只有这么做了，“范·布伦小姐，还有六个月时间，我就要在军校毕业。谁知能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到那时，我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有机会见到你。所以，我现在必须和你把话挑明，我在这呆了这几周后，对你真是钦佩之极，你具备了我心目中妻子的一切优点。只要你稍与我同感的话，我就会经常到你家来，恳请你父亲同意我们在我今年六月毕业时举行婚礼。”

罗恩娜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怎么看不到他渴望的神情，听不到他焦虑的叹息声呢？他甚至都没有给她以卖弄一下风情，玩几手女人惯用的诡计的机会。这事是好是坏还两说呢，起码他家里不可能一本正经地考虑她和一个家庭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人结婚的。

“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很荣幸，布兰迪队长。”她终于开口说了话，话语间充满了女性的自豪，“但是你我之间还缺乏了解，现在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属草率。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她有意拖长了语音，为的是鼓足勇气，好说出下面的话，因为她也被萨姆·布兰迪深深地吸引了。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身，非常呆板地向她鞠了一躬后说：“谢谢你的大度和好客，范·布伦小姐。”

她站了起来，脸颊上浮出一丝红润，那一对郁金香般的蓝眼睛显出她内心的矛盾。“等一等，我——我不能马上明确答复你，这事得由我父亲作主。”她羞愧地低下了头。她真害怕失去眼前这位极有自控能力的年轻人，他有别于所有那些来这里求婚的、装模作样的年轻人。“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希望你能常去看我。”

他大胆地抓起了她搭在另一只手上的柔软、纤细的小手，放在他胸前，然后，又把她冰凉的小手紧紧握在自己的大手中。他很兴奋，远比他行为表情所流露出的要兴奋得多。他觉得自己的手滚烫滚烫的。“范·布伦小姐……罗恩娜……你真让我感到荣幸。”

罗恩娜眨眨眼睛。他们谁也没有再说什么，都沉浸在甜蜜的沉默之中，心中充满希冀。当萨姆正准备亲吻罗恩娜的手时，前门砰地一声被人推开，大姐罗克姗娜急匆匆闯了进来。萨姆在屋里挺不满意的哼了几声。

罗克姗娜·范·布伦从萨姆身旁擦过，碰了他一下。罗克姗娜就是这么个人，对于男人们所喜爱的女性温柔，适合于未婚女子身份的举止、品质等等一概不了解。她在二十岁时，就已毫无女性温柔，而且还非常地固执己见，甚至固执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她骨骼粗大，身高体壮，说起话来快而尖刻，和她的名字一样。幸运的是，她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度过的。

由于气候原因，她的脸和鼻尖冻得通红，皮帽下的棕色头发被大风吹得乱七八糟。她一把将手套扔在沙发上，说道：“你求过婚了吗，布兰迪队长？我可和沃利就你们的结果打了赌。结果如何？”

“罗克姗娜！”罗恩娜气呼呼地说：“你难道连起码的礼节礼貌都不懂吗？你难道没看见——”

“我理智完全正常，”罗克姗娜脱口而出。她端过一只银茶具，给自己倒了杯饮料。她毫不顾及坐在一旁脸色阴沉的萨姆，接着说：“我的理智比你 and 布兰迪队长的都正常。”

浪漫的一幕被破坏了。不大一会儿功夫，萨姆就走了。他人虽然走了，但心里明白，他计划要和罗恩娜结婚的第一步是成功的。在他见到罗恩娜的那天下午，罗恩娜的父亲就正式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了。萨姆毫不掩饰地表白了他对罗恩娜的爱慕，并说出要与她结婚的愿望。

最高法院大法官睁着那双令许多出色的法官望而生畏的大眼，盯着士官生布兰迪队长。这位年青人信心坚定，颇为自负地直视大法官的目光。看上去，他目前还缺乏对自己的全面估计。

这位精明的，世代为荷兰贵族的长者仔细听着萨姆的表白。萨姆的话结束了，范·布伦法官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弯曲着两手的手指，拼成个三角形状。最后，他才开口，象政治家一样挑选着外交词汇，象军事家一样灵活多变。

“罗恩娜若是随你去了前沿哨所，那她的生活就根本无幸福可言，布兰迪先生。如果是那样，她对爱情的幻想就会在她得到爱情之前灰飞烟灭的。如果你铁下心要娶她为妻，我希望你在毕业分配一年之后再作决定。到那时……”他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如果到那时你们两人仍执意要结婚的话，那又怎么……是的，我会对你们的决定作出让步，表示赞同的。”

萨姆听出对方话里强硬的反对态度。他倒不怕这个，他完全可以和这位老人进行争论，辩个明白。然而，他也知道，如果他要是再等上一年的话，他就会免去不少麻烦，免得和罗恩娜的父亲费口舌，免得和他来回周旋而轻易得到罗恩娜的。

那年春天，萨姆这批士官生从军校毕了业。毕业之际，他们聚在德尔莫尼克家，举行便宴，萨姆作为学生主席坐在正中。他被任命为海军少尉，分配到新墨西哥州边上菲尔莫尔要塞的正规部队中。

当小雨淅淅沥沥滴在单人房间一面墙上，墙瞬间变得泥乎乎的时候……当沙暴透过紧闭着的门窗，把细沙刮到桌上的饭食里的时候……当孩子发出可怕的呼喊声，而离驻地最近的医生也在四十里外埃尔帕索的布利斯要塞的时候，萨姆想到，也许奥卡斯塔斯·范·布伦所担心的关于罗恩娜不能随他到边境前线一点是正确的。

但是，他仍旧相信罗恩娜具有忍耐力和可塑性，她决不是范·布伦家族的草包。每个月，在要塞那个重要的日子——邮车开进要塞的时候，士兵们都紧紧围住邮车，等候着盼望多时的信件。每当这时，萨姆总能收到一封罗恩娜的来信。她信写得轻松愉快，看上去好象她无忧无虑。细看起来，信中流露出不少她心底深层的东西，比如她对自身弱点的剖析，对他父母的自负所流露的暗自的高兴；还有，每封信客气的结尾都隐隐流露出她内心的不安，对于是否能降服得了这位颇为自真的中西部男子汉感到不安。

这里的军人都拼命玩纸牌，以消磨时间。只有萨姆，他不喜欢这个，所以总是呆在要塞图书馆里读书，或是向美国

当地的纳瓦霍人和梅斯卡莱罗、阿帕切人学习印第安语，向军外侦察员学习西班牙语。他经常想念罗恩娜，想象着她过另一番生活的情景，想象她一定在为他经受来自家庭各方的压力。但他对他自己和她的坚强毅力坚信不移。

年末时，他请了六周假，回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住在了离第十四大街和宪法大街不远的地方。沃利应邀来酒吧看他，给他带来不少西点军校朋友们的传闻。尽管这时罗克姗娜又加入了另一个主张妇女从政的运动，忙得不亦乐乎，根本顾不上他，但也还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他去了法官家作客时，法官本人和范·布伦女士都彬彬有礼，罗恩娜则双眼炯炯发光，直盯着这位执意要将她带走的骑士。

他执著的追求终于结出了芬芳的果实。他亲吻了她，激动地难以自拔。她为他所感动，与他订了婚，她的父母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了他们的婚姻。就是在订婚的同一年，在离举行婚礼前不久，范·布伦法官还希望女儿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变心，尤其是萨姆很快就要换防到菲律宾一点，很容易使她产生新的想法。还是在八年前，美国政府决定收回西美战争后百孔千疮的菲律宾群岛，而正是这场可恶的战争，夺走了萨姆父亲的生命。

萨姆下决心补回自己从前所欠缺的修养一课，便自费定了去利物浦的船票。他沿密苏里河一线走，途经苏伊士运河。这样，他可以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多看一些名胜。

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抓紧一切时间，利用一切机会了解这座城市。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银行、各大宫殿和博物馆，还去了伦敦塔。离开英国，他又到了法国巴黎，参观了圣母岛、马德伦、万神殿、疗养